

当代

诗歌的海南表达

7月28日，由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新诗研究所、《新诗》丛刊等承办的首届“鲁能·山海天诗歌节”在文昌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1位知名诗人云集于此，进行采风创作，并拟以“当代诗如何发明了大海”为主题展开深入探讨。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如果把1917年1月号《新青年》刊发胡适的白话诗作为中国新诗的起点，那么，新诗确实历经百年风雨。7月28日，首届山海天诗歌节在文昌市举行。此次诗歌雅集，受邀诗人有孙文波、臧棣、陈东东、谢笠知、一行、茱萸等，可以说是当代诗颇有成就的一次聚会。

中国新诗百年路程

新诗实践已近百年，但如何理解新诗的发生、文学性、成就，迄今都是很棘手的问题。诚如北京大学中国新诗所副所长、诗人臧棣所言，“最令人吃惊的是，在我们建构的现代知识谱系里，知识界在总体上对新诗的评价始终处于一种暧昧的观望态度之中。”

“新诗”这个独有的名称似乎就是对其现代性特性的声明。“我们没有新散文，没有新小说，也没有新戏剧，但却有新诗。”诗人西渡认为，新诗之“新”既表明它是现代性的产物，它直到现在没有把“新”这顶帽子摘去，又表明它还处在“现代性”的进程中。

从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他的一组白话诗起，中国新诗始终与时代进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变化是文



诗人云集海南文昌。 徐晗溪 翻拍

新诗拓展了现代汉语敏感度

为什么写诗？孙文波说，如果不写诗，我们便少了一种了解自我的方式，少了一种体会语言奥妙的机会，少了一种认识事物之美的渠道。“不写诗，我们真的就丧失了一种理解人类情感的意义，以及人类精神活动的神秘性质的技能。”

在他看来，写诗使我们获得了一种技能，让我们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理解人与语言、人与事物、人与时间的关系。因而，在讨论诗歌的功能时，孙文波坦言，诗歌使人类精神活动变得更加细腻、更加微妙、更加精确。“这有点像过去的

诗教或许不仅仅意味着道德、伦理、行为规范的培养，更意味着一种对想象力的提升、对感受力的濯洗、对表达力的激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教授、诗人胡续冬认为，当代诗拓展了现代汉语的敏感度，为我们提供一种更多的想象。

也许，正如臧棣所言，“诗的使命，诗人的真正的责任便是，发现生活，发现存在”。



研讨会现场。 徐晗溪 摄

姜涛：学者诗人的初心与坚守

200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写作，曾获《芳草》杂志“汉语诗歌十佳诗人”奖、《诗歌月刊》杂志全国“十大新锐诗歌批评家”奖等，成为诗坛名家。“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表达的情绪出口，我们当时选择了诗歌。”1980年代中期，当代诗歌进入新诗发展的黄金时代，不断刺探现代汉语的韧性和可游戏性。那时的姜涛正在清华读大学，对他来说，文学即生活，写诗更像是一种超然的生活态度。

这正如《约翰·克利斯朵夫》里的一段话，“大半的人在二十岁或三十岁上就死了：一过这个年龄，他们只变了

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把以前所说的、所做的、所想的，一天天的重复，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说腔走板。”

绝大多数人都曾在中学时代热爱过诗歌与文学，“我中学时代开始读外国现代诗，如帕斯捷尔纳克、艾略特，但当时最崇拜的人是相声大师马三立”，姜涛自不例外。不同的是，随着时光的消磨，大多数人已不再读诗，诗歌更成了心中封尘的回忆。

对诗人来说，他们往往有着更为敏锐的直觉与感受力。“诗人较为细腻敏感，一方面可能有先天的原因，可更多的则是后天的训练。”学者出

身的姜涛，思维缜密而平实，“我们并不是依靠激情提供灵感，而是在不断地创作中，激发自己的灵感。”

在他看来，虽说阅读现代诗有一定的门槛，但人人都能学着读诗，提高自身的审美趣味。“阅读总没有坏处。”“诗是有层次的，可以反复阅读，每个人都能从诗歌中读出自己的感悟。”或许，有过“弃工从文”经验的姜涛，对此格外深有感触。

近几年恰逢中国新诗百年之际，于是有多部带有总结、展示性质的新诗面世，这些书或是类乎“诗三百”的极简约形式，或者是十几卷本的宏大规模。“我们认为，介乎这两

1956年生于成都的孙文波，是中国少有几位从八十年代开始写诗到如今仍然保持旺盛创作力的实力诗人之一，而且越写越有力道。透过他的个人微信公共账号《洞背村》，甚至可以看到他几乎每天都有更新分享。

有人说，孙文波诗歌显得有些“笨拙”。他的诗不像一些警句连连的诗歌，一下子就能把人抓进文本中，“从身边到事物中发现需要的诗句”，一直是他坚持的方向。“一个诗人写什么，并不是没限制，在一般情况下，诗人只能写他熟悉的题材。”

在他看来，如果诗人以为自己什么样的题材都可以去处理，这反而常常会造成写作的失败。“诗人应该对自己的才能、学养，对事物的熟悉程度有所了解，然后才去决定自己写什么，古语讲胸有成竹，诗歌写作必须做到这一点。”

在孙文波的笔下，精确的观察和锐利的剖析，执着的历史关怀和人文视角，提升了他所触及的琐碎生活细节的诗意图质量。“诗人能够激活人们对于世界的发现，是人类通过语言认识精神世界的邮差，而想象力也只有在诗歌这样的精神形式中，才会得到最充分的运用。”

他认可“诗人是一个民族的良心”的说法，并认为，“不能将写诗看作炫耀才能的方式，写诗不能存在功利思想，应该将诗歌前置性地放在神圣的位置”。

对他而言，如果诗人注定孤独，那么孤独就是诗人必须承受的命运。

为了契合此次来琼参加活动，7月28日，孙文波特地在其个人微信公共账号《洞背村》上推送《海南诗四首》，并分享至朋友圈。

“在金盘，我只是静静地呆着。在遥远的海峡那边，你坐在面对流水的阳台读书……”这是孙文波题为《辛卯年海南变体诗》的诗作，“我还是比较喜欢海南，写过好几首有关椰林湾的诗歌，还在金盘那边租房，在海南小住过一段。”他对海南的喜爱溢于言表，“现在交通很便利，北京与海南不像过去那样，远隔万里”。

而海南，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俨然已成为许多人心向往之的自由的远方。“文学，尤其是诗歌，是精神核心中最直接最有力的表现形式。无论是从诗经到楚辞，还是从唐诗宋词到元曲清诗，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如此天然而自觉地把诗歌尊崇为文学中的文学。”

在他看来，大批诗人来琼采风创作，无疑会促进海南新诗的发展。“海南也有许多优秀诗人，除了蒋浩、江非、纪少飞、潘乙宁、符力等也是很不错的诗人。”由此可见，孙文波一直在关注海南新诗的发展与成长，“诗歌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沟通与交流，不同的诗人聚在一起，分享彼此对诗歌的理解，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也许，这次活动过后，孙文波与海南的缘分或许才刚刚开始。

者之间，应该有一种适度篇幅的选本作为补充。”

在编者看来，这部书面向诗歌爱好者、普及性的，但又为想了解新诗历史和现状的读者提供进一步深入的空间。“我们在选本里，对诗人和诗作有一定的包容量，除了刊登诗作外，我们还为入选诗人做了一则简单评论，能显示新诗历史和重要诗人的基本风貌。”

“诗歌是用独特的语言形式创造你与世界的关系。”对大众读者而言，诗歌亦是通向自我灵魂深处，探寻内心渴望的一种重要形式。“多读诗，读好诗，总归没有坏处。”姜涛建议道。

航行

■ 一行

自港口出发时，风正从海平面掀起动纸的历史。
波浪和褶皱如同发生的事件，
动摇船身镇纸般的统治：
触目，但随即超越了视力。
它们消散在新的、更加绵密的波纹中，
柔软的海水撞碎在甲板，
加入了铁的寒冷。

进入航行，便是进入一种观看，在海的照耀下理解万物：

水战胜了铁，分开又聚集；
说出的词战胜了空气，分开又聚集。
道路出现，消失，
船像一头犁地的牛，冰冷而坚忍，
犁沟却并不生出草木和花朵。
在船上看到的天空，并不比
牧童在牛背上看到的更加辽阔。

——这样一种观看是对观看的限制，
它区分，或隐喻着区分。
海的形式并不是无形，
也不是水的一种团结或道路。
海不是一个词，正如
航行并不构成一个句子。
海水是透明的，
但并不被光所穿越。

我能理解的一切仅止于此：
习惯了黑暗的视力，被逐渐
带入光明，像一只海鸟
沐浴着海水一样至善的光线。
这仿佛是一种教育，
带着滑翔般的姿势和控制。
我能理解的一切仅止于此，
而我不能理解的
仍然从纸一样的海面反射到脸上。

在这未知的照耀下，船继续航行。
有一瞬间我仿佛获得了什么，
但我却无法把它带回陆地。

诗歌节作品选登

热带的忧郁协会

■ 藏棣

盘山道上，万物假寐着
热带的静物。小叶榕掩映
三角梅。你听不懂鸟叫
但它们却很好听。一个原则
就这样出台了。或许还有
更好的借口，但是诗
并不打算混迹于更自然。
假如身上没带着这么多
可用来交换的东西，我的快乐
就会沦为一个人的折扣。
任何时候，向万物敞开
都会比向静物敞开更容易迷惑
我们的道德。所以我

从不轻薄可用来交换的东西
就是可用来循环的东西。
再严格一点，我身上埋伏着
北方的记忆，北方的情绪
和北方的分寸。但我尊重你，
假如在经历了这么多海岛的风雨后，
最深的眼泪依然是你的绷带。

海的侍者

■ 韩博

他被大海拒之门外。

光秃秃的北海，拣选硌脚的路石
砌一座电影院，反锁海燕与翻飞，
淤泥滩与十七岁的狗诅咒的海鸥。

爱丁堡城外的迷宫，整个下午：
快进键尝试淹死主人公。中午
是冒名顶替者的单身牢房，他
攥紧栏杆：乌云走漏的暴风光。



扫描二维码